

禪真逸史



禪真逸史

下冊

清溪道人編



第一輯
第二十九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二十九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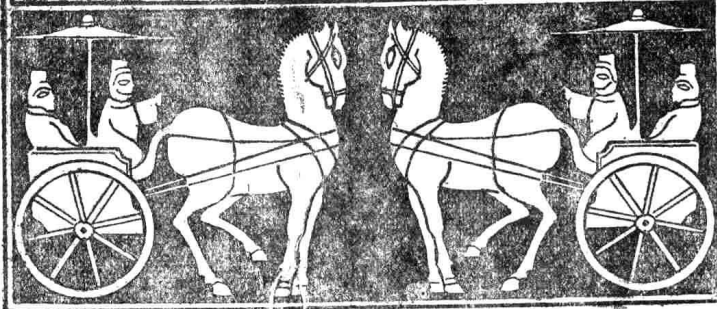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初版

禪真逸史 (全二册)

普及本實價一元
特印本實價一元四角

編撰者 清溪道人
校點者 張靜廬
主編者 施蠶
發行人 張貝山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二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
 漢口支店：湖北路中



初版 1本——2500本

禪真逸史 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竊天書後園遣將 破妖術古刹誅邪

詩曰：祕籙真符出洞天，男兒獲此可登仙。

靈文初試欽神鬼，兵法新傳繼俠禪。

春日密韜文豹略，秋香公忿牝雞冤。

妖淫膽喪英雄手，祇恨衰椿不大年。

話說先生得病，十分沉重。張善相忙入後廳，和張太公說知先生病重。張太公慌了，親到書室來看。見先生睡在床上，不住聲叫疼叫痛。張太公問道：「老師染何病症？這般呻吟苦楚。」先生哼道：「學生蒙長者相延，感激不盡。多是福薄，不能消受。一時無故染此篤疾，竟莫測致病根由。天降災殃，諒來多死少生。若有疎虞，望乞收殮。若得骸骨歸鄉，感恩於九泉之下。」張太公勸道：「不妨，耐心調理，決然無事。」太公口雖勸慰，心下憂慌。當晚連接三四個醫人，診脈。這個道是感冒風寒，那個道是虛火所激。又有的說是中毒，又有的說是犯邪。三四個醫

生東猜西扯。沒做理會處。大家商議了多時。共撮一劑表寒散火解毒驅邪的藥。太公親自煎與先生吃下去。只指望病好。豈知反添脹痛。楂床拍簾。幾矣發昏。攪得張太公一家不安。使人去占卜祈籤。說道犯了甚麼二司大王。三郎五道。又有陰魂作祟。太公登時安排祭禮。邀請道士禳星發檄。纏了一夜。先生病體愈重。不曾減得分毫。有詩爲證：

醫卜由來出聖書。個中精奧少人知。

祈禳藥餌皆無益。說破真方病卽除。

却說杜伏威和薛舉一床睡着。兩個暗暗地冷笑。直到天明。薛舉醒來。對杜伏威道：「那鳥娘養的。不知夜來心事何如。」杜伏威應道：「這會兒正當緊要處。鐵漢子也要化做汁哩。須待臨期。方可解救。」兩個在床裏說笑。不隄防隔牆有耳。張家一個丫環。名喚嫩紅。托茶出廳上與太公吃。打從杜伏威窗外經過。聽見他兩個在床上這般說笑。却思量道：「若如此說。這兩個小官。必然知先生病的來歷。」遞茶與太公吃畢。嫩紅對太公說：「我適纔託茶。打從杜薛二小官窗前過。聽得薛小官口裏這般問。杜小官這般回答。若要先生病症好。除非問他兩個便知端的。」太公驚道：「原來如此。小小年紀。只恐是說耍。你去叫他兩個出來。待我問他。」嫩紅走近房前叫：「兩位小官。太公相喚問一句話。」兩個應道：「來也來也。」卽扒起

穿衣。薛舉道：「叫我二人說甚麼，莫不是走了馬脚。」杜伏威道：「不妨，有誰人知道。若問時，只推不知便了。」同出廳來，對太公唱喏。太公笑道：「先生這樣病重，你兩個可也睡得安穩，怎地救得他。方是師生之情。」薛舉道：「好笑，我年幼小，但曉得讀書，那裏會醫病。」杜伏威笑道：「太公真是年幾高大，有些顛倒。昨晚那幾個有名的醫士，却也胡猜亂猜，醫不病好。反來問我小廝們，怎生救得他。這喚做活搗鬼。」太公心裏暗想道：「若說破了，這兩個猢猻，決然一口賴住，不如且哄他一哄。」當下笑道：「既是你們不能救先生，只索罷了，爲何反衝撞我老人家，快進裏面吃早膳。」兩個板着臉走入去了。不多時，太公着家僮單叫杜伏威出來。杜伏威問道：「太公又喚我何事。」太公道：「先生在房裏睡着叫苦，你進去問一問安，纔成個學生的道理。」杜伏威道：「太公說得是。」卽到先生臥房中去了。太公走入軒子內來，見薛舉靠着桌兒吃粥。太公埋怨道：「你這小廝，忒也狠毒。自古道：天地君親師，先生如父母一般，怎地下得毒手，將他害却性命。」薛舉睜眼道：「太公好沒來由，先生自染病，干我鳥事。」太公道：「這小廝還要嘴硬，適纔問杜伏威，他說都是你弄那法兒去害先生，又說還有甚法兒可解，他已一一招認，你這廝賴。」薛舉大怒道：「這小猢猻，你自怪先生責打，去城外尋甚麼鬼頭塞腸草，做弄先生，反推在我身上。」太公道：「他說有藥可解，你快說出，不干你事。」

薛舉道：「甚藥甚藥，將糞清汁吃下去，便好了。」太公也不說破，忙令家僮去買了糞清，盪熱了，與先生吃下去。頃刻間腹內骨碌骨碌的響了幾陣，要淨手。太公叫另拿個淨桶與先生，一連解了兩次，疼止腫消，果然一時平復。睡一覺，吃些粥湯，便下得床來，坐在房裏將息。只聽見門外人聲喧鬧，有人廝打。先生走出門看時，却是薛舉和杜伏威揪髮狠打。先生喝住了道：「我病體略得寬爽，你兩個又在這裏廝鬧惱我，成甚規矩。」薛舉杜伏威見先生罵，俱各放手，氣忿忿兩下立着，俱不做聲。張太公拄着拐杖，笑出來道：「先生不要發惱，你的性命，全虧他兩人相救。」先生驚問其故。太公將鬼頭塞腸草糞清解毒緣故說了。兩個互相埋怨，洩漏了機關，因此廝打。」先生怒道：「不爭這兩個小廝如此無禮，反來做弄師長。」太公道：「看老朽薄面，不要計較他罷。」先生躊躇一會，嘆口氣道：「令孫學問日長，須請經儒教授，以成大器。學生才疏學淺，恐誤令孫大事，卽此告辭。」况薛杜二子，今雖粗鹵頑劣，察他氣宇不凡，他日必成偉器。學生明早拜別太公便行。」太公再三款留，先生堅執要去。太公無奈，次早贈送修儀禮物，待了酒席，告別而去。太公見先生已去了，令家僮送薛杜二生回莊。林澹然見了，問二子何故回來。家僮將弄先生的事端，告訴一遍。故此先生不樂辭館而去。林澹然大怒道：「兩個畜生，恁地不知擡舉，不用心攻書寫字，反去幹那蠱毒魘魅的事，甚爲可惡。」拿竹片要

打苗知碩等勸住罵了一番。打發家僮回城。至九月初旬。張太公另請一位西賓。又着家僮來莊裏見林澹然。接杜薛二生讀書。林澹然喚兩個同到方丈中道：「目今難得張太公另請一位先生來。呼喚你二人赴館。你兩個收拾快去。若再如前做出事來。重責不恕。」杜伏威搖手道：「不去不去。當今離亂之時。讀那兩行死書。濟得甚事。不如習學些武藝。圖一個高官顯職。有何不可。不去讀那死書了。」薛舉道：「我也不去。只隨着老爺學武藝罷。」林澹然心裏暗想：「這二人分明是武將規模。何苦逼他讀書。且由他罷。」便道：「你兩個不去讀書。小年紀却學甚武藝。不去也罷。但不許外面生事。早晚要擔柴汲水。勤謹做工。若有不到處。一體罪責休恨。」薛舉杜伏威齊道：「情愿跟隨做用。不去赴館了。」林澹然寫帖辭謝。發付家僮回城去了。

時序易遷。轉眼間又是隆冬天氣。時值十二月十九庚申日。正合通書臘底庚申。一切修造遷葬祭祀求神俱吉。張太公家裏新塑一尊值年太歲靈華帝君。延接一班平日誦經念佛的老道友到家念佛。先一日着蒼頭具柬到莊裏接林澹然杜悅等。同臨佛會。林澹然甚喜。次早同杜悅苗知碩胡性定沈性成入城裏來。留薛舉杜伏威和道人行童等看莊。薛舉和一班小廝們。自去閒耍。道人行童等無事。到日午吃些冷飯。閉上莊門。各自放倒頭尋睡去了。這杜

伏威獨自一個。在禪堂內弄棍舞鎗。耍了一回。走入方丈裏開食廚。尋點心菓子吃。不見一些。心裏想道：「昨日廚內有若干菓子食物。今日爲何一空。畢竟是老爺藏過了。」逕逦到林澹然臥房裏來。只見房門緊鎖。無匙可開。當下生個計較。撬開紅漆揮窗。從窗檻上扒進去。尋着食籩。取出幾箇炊餅來吃。又藏些菓子在袖裏。正要抽身跳出。忽見經桌上堆着幾部經卷。杜伏威逐本拿起來看過。翻到書底。尋出一卷書來。甚是齊整。比諸書不同。綠閃錦的書面兒。白絨線粧釘。正面簽頭上寫着天樞祕籙四箇楷字。揭開看時。雪白綿紙上楷書大字。是林澹然親筆謄寫的。目錄上寫着遣神召將卷之一。杜伏威逐張揭開細看。却是些法術符咒變化的神書。心下大喜。將書藏在袖中。卽翻身爬出窗外。將窗扇依舊閉上。一溜風走到方丈裏坐定。悄悄開書。默誦那詞咒。至晚不見林澹然回來。薛舉和道人行童俱已睡了。杜伏威雖然睡在床上。一心想着天樞祕籙。眼也不合。想了一回。暗把讀過的詞咒。又背一背看。恰也一字不忘。心下算計道：「趁今夜老爺等不在莊。道人等又都熟睡。不如乘着星光月色。請一請神將。試看他來否。」忙起來披了衣服。悄悄走出房外。拽步入後邊花園裏。依書圖譜按着罡步。捻着訣。口中念動真言神咒。可煞作怪。霎時間只見狂風驟起。吹得毛髮皆豎。風過處忽然見出一尊神將。生得身長丈餘。頭大如輪。三眼突出。兩鬢鬚鬆。赤臉紅鬚。獠牙似鋸。頭戴束髮紫金冠。

身穿鎖子連環甲。脚登黑皮靴。手執鑕鐵簡。高聲問道：「吾師宣召。有何法旨？」杜伏威見了。說得魂飛魄散。目瞪口呆。花園裏一時無躲處。跌轉身。拚命逃入牆側東廁裏藏避。又聽見那神將大喝道：「既召吾神。爲何不出來相見。果有甚的差使。」杜伏威寒簌簌地抖。不敢做聲。那尊神見沒人回答。又喝道：「法師既無差使。召我何爲。快快遣發我去也。」杜伏威心裏想道：「我止讀得召將的神咒。不曾見甚遣將的法兒。怎麼打發得他去。」只躲在東廁裏不做聲便了。那尊神見無人答應。在庭院內四圍尋覓。行至東廁邊。覺有生人氣。發怒提簡打將進來。奈東廁是穢污之處。要上天庭。不敢入去。只將鐵簡東敲西擊。呼呼喝喝。直到五更。四下裏鷄鳴了。那神將只得飄然而去。這杜伏威在茅廁上蹲了一夜。驚得骨軟身麻。不能動彈。捱到天曉。精神困倦。不覺就睡着在東廁板上。却說林澹然杜悅等在張太公家內。做一晝夜道場。至天明吃了早饑。辭別太公回莊。薛舉同道人等都來迎接。只不見杜伏威。林澹然問杜伏威何處去了。薛舉道：「昨晚和我上床同睡。天明起來。不見了他。不知那裏去了。」道人行童一齊道：「果然昨晚閉門。一同歇息。今早不知去向。」林澹然笑道：「這小子又不知何處頑耍。」着道人行童。莊前莊後。小房側屋處遍尋覓。並不見影。一個行童尋到後園內假山邊。花樹叢中。到處尋過。亦不見踪跡。打從西首穿徑而過。只聽得東廁裏鼾聲如虎。行童探頭張望。却

正是杜伏威睡在那裏，慌忙叫醒道：「小官人，爲何在這香筒裏打睡，住持老爺和你公公回來尋你哩，快去快去。」杜伏威怒道：「我正睡得熟，你這狗才大胆，來攪醒我的睡頭。」行童道：「這是甚麼所在，還要貪睡，遍處尋你不見，却反噴罵人，且去見老爺，不要拖累我。」杜伏威道：「見老爺却待怎的。」同行童進禪堂裏來，林澹然問道：「俺不在莊，你夜間却往何處頑耍。」行童掩着口笑道：「小官睡在後園東廁裏打鼾，適纔還噴我叫醒了，口裏兀自囁囁嚅嚅地罵。」杜悅惱道：「這野畜生，奇怪得緊，真好不知香臭，爲何在這茅廁裏睡。」林澹然道：「你因甚好床好席不睡，反去投坑廁當作安樂堂。」杜伏威瞪着眼不做聲，林澹然見他如此，思量了半晌，猛然省着，昨日臥房窗子不會上得插箭，書籍不會收拾得好，莫非竊見天書，在後園胡亂幹甚麼，勾當出來，喝令杜伏威跪在佛廚前，急抽身到臥房，開了鎖，進內看牕子，時又是關的，但見桌子上書卷，已是翻得亂亂的，慌忙開書廚，尋三冊天書，止有中下兩冊，不見了天樞祕錄，桌上細細檢尋，也不見有，諒來是杜伏威偷了，就問道人：「昨日夜間會聽見甚的響動麼？」道人都道：「沒有甚的響動，但是睡夢中聽得遠遠有呼喝之聲，不知何處。」林澹然道：「不必說了，是這小潑皮幹出事來也。」卽喚杜伏威：「快拿天書還我。」杜伏威不敢隱匿，袖中取出來，雙手遞上，林澹然接了，笑道：「你昨夜請何神道，直直說來免打。」杜

伏威道：「昨日我看見這書上面第一卷就是召請天神天將。我日間暗暗將詞咒記了。乘老爺不在。黑夜園中試耍。纔念得幾句咒語。不知怎的這般靈感。一尊神道就來了。生得利害怕人。我慌了。只得躲避東廁裏。被那尊神道大呼大喝。東敲西擊。尋人廝打。直到天曉方去。因吃了驚。故此一時睡去。乞老爺饒恕則箇。」林澹然道：「還是你造化。若不往茅廁裏躲避。這一鐵簡打做肉泥。罷罷罷。也是前定之數。這本書就傳與你。朝夕用心攻習。不可漏泄天機。異日求取功名。皆在此書之上。」杜伏威接了天書。公孫二人拜謝。以後日逐杜伏威求澹然指點傳授。一步也不出門。晝夜習演天書兵法。變化之術。有餘工在後園裏。同薛舉學習十八般武藝。杜伏威使一桿長鎗。薛舉使一枝方天畫戟。數年間。兩個武藝都已精熟。杜伏威又早十六歲了。薛舉年登十五。一日林澹然在禪堂裏閒坐。正值早秋天氣。金風初動。天色微涼。杜伏威薛舉二人閒立在簷下。林澹然喚二人近前道：「我向來教你們的武藝。末知二人誰勇誰怯。趁此清秋天氣。你兩個比較手段。高下若何。以決前程。」杜伏威薛舉二人聽了。心下歡喜。提着鎗戟。敢勇爭先。林澹然喝教住手。不是這樣爭鬥。輪鎗動戟。恐有傷損。令道人取兩株直細竹竿。竿梢上緊緊紮了舊布。上都攢着濕石灰。二人各穿一件青布道袍。俱拿竹竿在手。澹然分付道：「各要用心。道袍上如着灰點多者。卽爲輸論。」兩個笑嘻嘻地。挺着竹竿。丟一箇架。

子分開脚步。各逞手段。一來一往。在園中鬥了八九十箇回合。林澹然喝令暫歇。兩個鬥到深處。那裏肯住。兩條竹竿。就如龍蛇飛舞。二人復鬥四十餘合。林澹然又喝教住手。兩個收了鎗。法林澹然喚近前看。杜伏威肩膀上着了兩點。左腿上着了一點。薛舉止右臂上着了一點。林澹然笑道：「若論狡猾。薛舉不如杜伏威。武藝精熟。杜伏威不如薛舉。兩個還要用心習學。不可懈怠。」杜伏威薛舉一同謝了。自此二人更加精進。每日操練武藝。又是月餘。正當八月初旬。但見：

涼颼薦爽。井梧一葉飄零。溽暑退收。征雁數行嘹唳。閨中少婦憶征夫。砧聲韻急。邊塞戍軍悲苦役。畫角淒清。甫覩流螢穿戶牖。又聞蟋蟀叫階除。

杜伏威薛舉一日在莊外閒耍。聽得人傳說鐵佛庵後庭桂花盛開。二人稟知林澹然要去。一看就回。澹然應允。二人歡喜無限。往鐵佛庵來。進入後園。果然桂花開得十分茂盛。香聞數里。這花園有百餘畝寬闊。傍牆左右俱種桂花。約一二千株。深淺黃白相間。盡皆開放。園中遊賞之人如蟻。俱席地而坐于桂花樹下。酣歌暢飲。熱鬧得緊。昔賢僧仲殊有詞爲證：

花則一名種分二色。嫩紅妖白嬌黃。正清秋佳景。雨霽風涼。郊墟十里飄蘭麝。瀟灑處旖旎非常。自然風韻開時。不許蝶亂蜂狂。攜酒獨揖蟾光。問花神何屬。離允中央。引騷人

乘興廣賦詩章。幾多才子爭攀折。嫦娥道三種清香。狀元紅是黃爲榜眼。白探花郎。

二人看玩半晌。徐步出庵。行至村口酒店中坐下。小酌數盃。店家搬過酒餚。兩個正飲酒間。只聽得店後人聲喧鬧。側耳再聽。却像一個少婦聲音。聞得罵道：「你這老不死的豬狗。饑飯的歪貨。閻羅天子偏沒眼睛。不勾你這老怪物去。我好恨也。」又聽得一個老婦人嗚嗚咽咽的哭。那婦人恨恨地罵不絕口。又一男子勸道：「我的娘。不要恁的淘氣了。罵這老死坯打甚麼緊。反惱壞了你自家的身子。耐煩些罷了。」那婦人又發狠罵道：「冷鎗截心的忘八。長刀剝腦的烏龜。熱油灌頂的殺才。要你勸我怎的。你的兩隻鳥眼又不瞎。好端端的一個孩子。睡在桌上。教那老豬狗看守着。爲何不用心。任他跌下地來。跌了一個青肱膝。我的肉呀。好疼也。若平安無事。只索罷休。我這塊肉若有半點兒差池。剝你這老豬狗的皮。」一面罵着。一面將碗兒盞兒家伙打得乒乒乓乓地響。這男子陪着冷笑道：「我的娘。好意勸你。豈知反惱着。你是我勸的不是。該打該打。」那婦人千鳥龜萬老狗罵個不休。杜伏威聽了。心中甚覺厭惡。見店裏一個老嫗。在窗前績線。問其緣故。老嫗低低道：「二位官人請酒。待老身從容告訴。敝村中共有五七百人家。都倚傍着這相鬧的富戶過活。」薛舉道：「這廝是甚麼人。如何有此力量。養活得滿村百姓。」老嫗道：「這富戶姓羊。名委。號做畏齋。祖父販賣私鹽。做成偌大家

業田園廣有屋宇儘多。本村民戶若非種田賃屋，卽是借本經營，個個與他有首尾，資着他的。因此受他管轄。杜伏威道：「適纔被罵哭的與那罵人的女人，却是兀誰？」老嫗處着眉頭嘆道：「可憐可憐，那哭的是羊委之母親封氏，孀居已久，止靠着羊委一子，那悍罵的是羊委的妻子尤氏，倚着父兄勢耀，縱着自己潑性，打夫罵婆，終日價炒鬧，老身在此間壁住，受他絮聒，好生聽不得。」杜伏威道：「你貴村好隣舍，這潑婦人忤逆不孝，何不連名呈舉，遣他離了此處，也得清淨。」老嫗搖着頭道：「天呀，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人若惹了這女人，小則撩裙穢罵，大則服瀆懸梁，年前這女人拿着一條桿棒，正在門首打漢子，一位過路客官見了，大是不平，講道：『男子漢堂堂六尺之軀，頂天立地，不能正室家，反遭婦人凌辱，這樣人空生在天地間，不如死休。』這尤娘子聽了，大發雷霆，丟了丈夫，敲起鑼來，少頃隔溪走過他父兄莊客一千人，將這客官痛打一頓，結扭到官，兩下大興詞訟，經過數重衙門，方得完結。」薛舉道：「這廝丈人舅子是何等之人，敢如此胡行？」老嫗道：「他丈人名喚尤二仁，是本府提孔長子，尤大倫充總鎮司隊史，次子尤大略是本縣押司，三子尤大見有些膂力，捕盜得功，做了總管府營長，一來家道富足，二來衙門情熟，三來人強勢旺，故此任意橫行，誰敢逆着他，當初此村名爲雁翼街，自從尤娘子嫁來，却改名雌鷄市了，每年春秋二社，羊家爲首，遍請村中女眷們

聚飲。名爲羣陰會。羊家新刊一張十禁私約。刷印了。每一家給與一紙。又于土穀神詞張掛。禁約各家男子。都要循規蹈矩。遵守內訓。犯禁者責罰不恕。稍違他意。便率領兇徒打罵。因此人人怕他。杜薛二人柏掌大笑。又問道：「媽媽。那私約上怎的講來。」老嫗道：「有一紙在此。奉與郎君自看。」打開針線匣。取出禁約。遞與薛舉。薛舉展開和杜伏威一同觀看。禁諭寫道：雌鷄市地方人等公議。爲禁約事。凡例十餘。各宜遵守。開列于後。

計開：

- 一、禁嫖賭。凡賭者必致盜妻之衣飾而反目。嫖者未免忘妻之恩愛而寡情。有一於此。巨惡不赦。本村男子有犯此禁。綁至土地廟內。社長責青竹片三十下。罰銀叁兩。以助公費。
- 二、禁凌虐正室。世上女流最爲煩苦。生育危險。井臼艱辛。如鳥鎖樊籠。魚遊鼎釜。爾等男子宜體恤深加愛護。低頭下氣。受其約束。倘有恃己兇暴侮慢正室者。拘至廟中。鳴鼓叱辱。任從本宅娘子親責。巴掌數十。仍罰銀壹兩公用。
- 三、禁擅娶妾媵。凡人子嗣自有定數。豈因嬖寵而可廣延。好色之徒。假正室無嗣之繇。別買嬌姿。朝夕取樂。結髮反置不理。深可痛恨。凡我鄉中。寧使絕後。毋得輕娶側室。違者面塗煤靛。衆共杖之。卽判將妾離異。財禮公用。

四。禁狎暱婢僕。凡美婢俊僕。每能奪主之愛。侵嫡之權。殊當痛革。我鄉中有豐裕者。止許蓄邇邇蒼頭。爺蠢婢子。聊供使令而已。犯禁者罰米二石。齋僧。其婢僕盡行驅逐。

五。禁喪妻再娶。古云。烈女不更二夫。婦人重醮者爲失節。則男子失偶。再娶者豈爲義夫。本境如有鰥居。不問年之老少。子之有無。一概不許續絃重娶。犯者任娘家白白領回。毋許爭執。不服衆毆。

六。禁夫奪妻權。蓋妻爲內助。乃一家之主。事無巨細。咸當聽其裁奪。然後施行。若男子不先稟命。輒敢自行專主者。頭頂重石一塊。跪三炷香。不願跪者。打嘴巴二十五掌。

七。禁縱飲遊戲。夫般樂飲酒。則房闈情疎。博弈遊戲。則衽席愛淺。本境除婚喪羣陰社饅房慶誕賀育之外。毋得呼朋拉友。引誘少艾。酣飲博唱。犯者罰錢二千。賞守法者。

八。禁出入無方。世上男子心腸最歹。在家不暢。必然出外鼠竊狗偷。暗行欺騙姦淫之事。女流深處閨中。焉知其弊。今後男子凡出。必須稟命正室。往某處。行某事。見某人。歸則稟覆明白。方許進膳。如有掘強漢擅行出入。或作曖昧事。而詭言遮飾者。不許飲食。罰水十碗。拔去鬚毛。打孤拐二十下。

九。禁妄貪富貴。功名富貴。從來天定。世之貪夫俗子。不思安分守己。妄圖僥倖。拋妻撇子。